#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一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元趙采撰采字德亮號隆齋潼川人其書用注疏本節錄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說益以語錄諸書列之于前而各以己說附于後所謂折衷也所注僅上下經殆以程子所傳不及

繫詞以下歟前有采自序稱有康節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飛伏納甲之類未及致思耳愚以為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

泝而上之云云故其書雖以程朱為主而兼
及象數變互之說益併存邵學其識見猶為
明通固非墨守一家者比也顧炎武謂劉裂
本義以入程傳始于胡廣之修大全然采與
董楷已用程子本而析本義以附之則其來
有漸矣炎武專罪胡廣殆未見此二書歟乾
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原序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

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
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
二九也是為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
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
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
而興此易也曷為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
為否剝反為復晉反為明夷夬反為姤既濟反為未濟

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為倚伏治亂安危之相為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為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為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法象而加一倍焉目自古聖王之致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功九叙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辭於乾卦首發用九之義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曰乾元用

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則其可過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殁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已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眛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

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為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以會羲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為主而附以邵見間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曰易

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邵子以為易
道存焉且以為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嗚呼韋編
三絶企東家之無過蠹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
老願就有道而正焉趙采德亮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一

元　趙采　撰

## 周易

朱氏曰周代名易書名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愚曰易卦皆本伏羲所畫按大傳以為包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包犧氏沒神農

黃帝堯舜氏作皆取所重十三卦以制器又按周
禮太卜掌三易曰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六十四是三易之卦皆本伏羲所畫世代日遠
二易不傳今傳者羲圖周易耳羲圖有卦畫無文
字後世謂之先天易周易則彖辭文王所作爻辭
周公所作子孫世守之著其代曰周後世謂之後
天之易吾夫子晚年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為之
傳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雜序卦

是為十翼雖專賛義圖周易而未嘗無連山歸藏之義其曰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雖就後天八卦論艮而終始之説實論連山首艮徵吉何者冬雖主藏一歲發育之功却已胚胎於是故後天乾居艮位聖人曰乾知太始顓頊歷以十月為首者為此也揚子雲作太玄與太初歷相應亦兼該乎顓頊之歷所以發明連山之義其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坤之闔户乃居闢户之前此論歸

藏首坤之吉司馬君實作潛虛言萬物祖於虛所以發明歸藏之義二書於易非贅疣也若乃大傳論羲文二易象數則惟康節邵子得其說故朱文公曰某看了堯夫易看他人易不得此本義外所以又作啟蒙也

上經

朱子曰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

愚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其卦數本不等

然以反與對者合而觀之則上經得十八卦下經
亦得十八卦未嘗不均也反體在上經者十二在
下經者十六對體在上經者乾坤坎離頤大過也
在下經者中孚小過也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
過有對无反餘五十六卦成反體者二十八總之
為三十六此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也

䷀ 乾下乾上

程子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畫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
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
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
天為陽為父為君

朱子曰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
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

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

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先生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

愚曰易有太極乾坤者太極之分也天地形也乾

坤者使形者也天地可見而所以使形者不可見
聖人畫卦以乾坤名之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
即是乾坤破體何以言之乾三畫奇純陽也一陰
雜於下是為巽雜於中是為離雜於上是為兌巽
離兌皆破乾之純體也坤三畫耦純陰也一陽雜
於下是為震雜於中是為坎雜於上是為艮震坎
艮皆破坤之純體也乾謂三畫純陽夫子曰乾健
也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三畫純陽亦可謂之

乾謂之健如需言剛健不陷訟言險而健小畜健而巽泰內健外順同人文明以健大有剛健文明无妄動而健大畜剛健篤實夬健而說皆是有三畫純陽所以方有健字他卦雖有陽畫只說得剛葢剛與健不同健是全體純陽

乾元亨利貞

程子曰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

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
朱子曰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
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
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
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
物成務之精意餘卦倣此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
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

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説氣只説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畧添字說盡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

離

愚曰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卦此卦及屯隨臨无妄革也然屯隨二卦但說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

亦大亨以正而已唯乾四德不言所利不拘一事
葢乾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他卦則剛柔雜居而
吉凶有偏其所以元亨利貞止乎一事爾

初九

朱子曰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
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
故謂陽爻為九

愚曰下爻稱初不稱下上爻稱上不稱終互見終

下也爻以九命陽以六命陰取天地生數而言也
繫辭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以天一天三天五積而
成九故陽爻用九以地二地四積而成六故陰爻
用六陰陽之老少取天地成數六七八九除十而
言也數至十窮矣故陽爻稱九不稱七陰爻稱六
不稱八取老而變也陽老於九陰何以不老於十
曰陽主進陰主退七為少陽自七而進於九則九
為老陽是以進為老也八為少陰自八而退於六

則六為老陰是以退為老也陽取其進陰取其退

聖人扶陽抑陰之旨可見矣

潛龍勿用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朱子曰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

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倣此

愚曰震為龍今乾六爻皆以龍言何也乾體本坤陽以陰為基以三畫卦言初九坤一變而為震是乾者自震而變自震而成也故乾為龍潛龍不是未變化底龍元是能飛躍底龍只初當潛而潛葢初九變坤下有伏震故曰潛龍或曰見躍飛皆著

其地滔與亢不言其所何也曰初不及上已過過

猶不及皆無位何所之可云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徳已著以聖人言

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

見大徳之人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徳之人以被

其澤大徳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

徳相應

朱子曰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
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
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
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為在下之大人也
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
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其他爻象便是占
者惟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
大人即是見龍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

客利去見那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又曰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卦利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　六爻不必限定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事伊川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自說得好不知如
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愚曰初九九二地道二居地表故曰田田是九穀
所生如大田新田之類二變坤為離離為文明故
曰見龍見龍在田便有養育天下底作用所以夫
子言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利見大人恐只是天
下皆利見此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程子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之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

朱子曰九陽爻三陽位重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

無咎也　又曰若說龍亦是在旱亢處底龍所以說
君子乾乾夕惕
愚曰九三不言龍何也曰六位成章兼三才而兩之初九九二地道也故曰在田九三九四人道也故曰君子九五上九天道也故曰在天天道人道言之三五天人之初也剛也地道言之於二地之終也柔也亦以明乾六爻元不限定說龍若都說龍則人便以乾為人君之卦矣蓋乾一卦人君聖

人君子皆可用彼此互相備所以夫子於九三九
四却說學者進德脩業如何都把做聖人說伊川
言君德已著所以文公云如此則千百年只有舜
禹用得此爻終日者三變下卦為兊四之二互離
日在西終日也乾乾也五之三互巽為多白眼惕
也離日在兊故曰夕惕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程子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

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朱子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又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物躍是不著地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又答陳淳曰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的所在縱有

水亦淺淵則深不可測躍則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一躍而起足不蹈地進則便上天去退則依舊在淵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此時進退皆不由我只聽天時而已

愚曰九四乾道革矣脫去下體變成上道龍於此躍而自試焉躍者度德量力也然猶未嘗果於躍或焉而已亦未嘗離其所在淵而已淵者坎也自四至上有坎象四動之五或躍也不躍則息必於

躍則邪不急不邪一聽於天時而進退焉是以無咎伊川以為舜歷試時曰歷試人試我也或躍我自試也人試我者試以職我自者試以德胡安定曰九四出人臣之上切近至尊之位是儲貳之象也朱文公曰易不可恁地說如五雖君位亦不可專以君言若將九四為儲君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虛此一爻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子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朱子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目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愚曰九五變則上卦為離離為飛乾為天離淵而

飛飛龍在天也離為目見也易言悔吝則歸之君子言利則歸之所見之人益廣土衆民非君子之所樂中天下定四海非君子之所性飛龍在天豈君子之利哉是蒼生之福也

上九亢龍有悔

程子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無過則不至於悔也

朱子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乾六爻雖言六龍其實只一龍隱見躍飛隨時位而不同所以彖言六位時成時乘六龍只是一龍而以時處六爻耳文公謂此六爻不是言德學節次是地位節次聖人自有見成之德只所居之位不同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亢龍有悔上九變則上卦為兌兌為毀折亢滿之累也伊川謂上

九亢極故有悔夫亢極未便有悔亢而欲有為方有悔所以夫子言動而有悔若不動安得有悔然能悔則尚未至乎凶後世王通論漢武曰能知悔而康帝業論隋文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此深識大易有悔之義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子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

謂觀諸陽之義無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朱子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爻皆變剛而能柔者吉之道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愚按文公此說本之歐公葢用九是變卦乾六爻都變則為坤便是元亨利牝馬之貞頭變而身不變似無首底龍用九用六歐公得之又曰乾坤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葢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文公又謂見群龍無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那用九用六之說葢九變則六六變則九九六相用剛柔相濟然

後適中故闕子明曰以六用九

彖曰

程子曰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朱子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此名彖上傳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

或問他卦先彖象而後文乾卦乃先文而後彖象何也愚按晁氏云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

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坤彖象繫卦之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其説盖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焉朱文公則謂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分傅附經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見於魏志甚明又孔疏謂王弼以象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者則為得之其實今王弼注本之乾

卦葢存鄭康成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則弼所自分者此乾卦彖象在六爻後與他卦別者此也後又云近呂伯恭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説王弼據某攷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此文公之説令從之但王弼改坤以下六十三卦而乾卦獨依舊本附彖象文言於卦末意者亦所以尊乾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程子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　又曰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

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生意乃惻隱之心

也

愚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無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坤元者坤之太極物資乎元不資乎天以惟天為大惟元統之統者主張是而綱維是也此贊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程子曰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

朱子曰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朱子曰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愚曰此以天地相函坎離相錯而言亨也按虞翻論動爻謂陰陽失位則動而變乾九二九四上九

陽居陰位故動而變有坎離象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離之往來也六爻之位潛見躍飛亢各有其時聖人因時而乘此六位之龍所以體乾之四德而參贊天之化育故曰御天御者運用而斡旋之也前言統天統如統師靜握其權此言御天御如御馬動宣其用是利之德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程子曰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

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為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

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愚曰乾坤相交是生變化萬物散殊各正性命各

正者一物具一正也保合者物物同一和也不言乾坤而曰乾道者坤從天之道乾道包坤陽得兼陰在聖人言乾道變化者坎離為用也坎離為用則性命自全冲和之氣絪緼會合乾之利且貞者在我矣此聖人所以體乾之四德也四德者舉其綱則元大而包其三循其序則元亨相承利貞相代要其實則元即為亨利貞貞即為元一而四四實一也

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則一晝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之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可知又按日右轉窮晝夜而一周天與天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纔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趂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

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強健而不息者非天行不足以當之故聖人於此垂敎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君子觀象顧得不自强乎

愚曰諸卦之象皆舉卦名惟乾卦則不名象以乾而言健者何耶曰此聖人所以尊乾也乾非天之所能盡人皆知之惟乾無對人未必知之也或曰坤非乾之對耶曰乾尊坤卑乾可以兼坤而坤不可以及乾猶之君臣耦也而臣不可以並君尊無

二上也夫婦耦也而婦不可以並夫家無二主也
乾之道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象不
能兼乾之象故聖人名卦不曰天而曰乾乾為天
地萬物之元尊而無對天行雖得乾之健而不足
以盡乾故聖人於大象不曰天行乾而曰天行健
豈非以乾道包括甚大所以御天而始萬物有非
天之所能盡故與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愚曰乾以坤為體以卦氣言變坤之初六為復則陽剛潛於坤下故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勿用而陽在下也易有當用爻變言者今舉其一他可類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程子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子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朱子曰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愚曰陽在下以氣言也德施普以德言也終日乾乾反復道者以學言也二卦相因乾之又乾不已於行如此則反復皆道無入而不自得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程子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無咎也

朱子曰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子曰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子曰盈則變有悔也

愚曰上卦皆以用言四有進退之義知其可進而進非嘗試也五當大有為之時則不可以不為上當亢極之世則不可以無變所謂聖人因時如此

目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程子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朱子曰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倣此

文言曰

程子曰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

義

朱子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愚曰聖人賛易獨文言於乾坤而於乾又加詳焉何也曰乾坤易之門也詳於乾所以詳於坤詳於乾坤所以詳於諸卦也使後世觀乾坤之義變化不一而意弗可盡故於他卦不敢不究心焉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備具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者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問元者

善之長先生曰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蓋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

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
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
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
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
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
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
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

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後
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
和則無不利矣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
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
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件物
事所以為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

朱子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又曰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所謂體仁仁只是箇道理須著是有這人方體得他做他骨子伊川比而效之之説却覺見不是　又曰伊川説利物足以和義覺他説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説不力　嘉會

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
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
說到和義在然能物各得其利便能和義會字難說
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美便是如只一事
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
戰國時利是不好底
愚曰體仁是把仁道做切身事看如痒痾疾痛舉
切吾身故足以長人嘉會是物之嘉美者一齊會

聚方足以合禮即魚麗詩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利物是使萬物各得其順利如君臣父子之類各得順利便為和便為義先言利者義之和是解利字不是財利之利不是不好底利乃義之和處便是利繼言利物足以和義是言物各得其順利便足以為和義蓋利和義只一般不利是不和不和必是不義義則必和和則必利所以聖人言利物則足以和義矣若伊川云合於義乃能利物

恐似倒說了貞固是固得正當恰好如尾生乃是
不正之固伊川只言貞是幹事之用恐未盡須是
以貞而固方為事之幹非貞而固與貞而不固則
事便植立不起矣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子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穆姜之言不異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子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其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朱子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

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

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子曰以龍德而處中正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

君之德也

朱子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又曰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云這裏說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喚做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
咎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
脩業而已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
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
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

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無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

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

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先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問脩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曰且如胡說脫空誠意如何立說一句話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又曰伊川說這箇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說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粗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或躍或處上下無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君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愚曰時者事之會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懼失其會也蓋可躍而息是為失時失時則德業息咎也未可躍而躁是為先時先時則德業隳亦咎也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是為及時及時則德業成何咎之有三四一様是德業到此更說欲及時蓋天命廹聖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程子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

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愚曰龍以在天為正聖人以在上為正聖人在上則有自然之應是以萬物無失類天地無遺功此無心之感耳蘇氏曰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覩而物莫不欲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程子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

愚曰在上故貴過五故無位無陰故無民九二賢也而不為應故無輔動必有悔用靜乃吉也

潛龍勿用下也

程子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程子曰隨時而止也

朱子曰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子曰進德脩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朱子曰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程子曰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子曰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朱子曰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

天下無不治矣

或問用九何以天下治自古帝王皆以九致治如舜

之命九官禹以六府三事允治益九乃天數之全是

以聖人於中庸則三陳九經以為天下國家於乾則
三陳用九而天下治其意一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程子曰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程子曰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程子曰隨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程子曰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朱子曰天德即天位也葢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程子曰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聖人於用九獨言乃見天則何也葢九為天數之則

天一天三天五合為九數也天則不可過故易不用
九九而太玄用之豈易無見於此耶嫌過則也不然
何以有亢龍之悔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朱子曰利貞者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
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
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
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

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

愚曰利貞者性情也此乃見乾之實體故識得此性情則爲成之者性爲各正性命蓋造化到收斂處方見他實體本質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程子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賛其利曰大矣哉

愚曰諸卦言利曰牝馬之貞曰建侯曰用獄曰涉大川之類皆指其所利惟乾無所不利非可指言利其事利其物也大矣哉有不勝贊之辭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程子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

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愚曰剛以氣言健以力行言中正以爻位言純粹以卦體言两物相雜為雜不雜謂之純一物之雜為駁不駁謂之粹精又義理之極致者也然乾之全德以卦舉之如人之有性方其靜而未動孰有窺其至者哉動而之爻則為情矣故或陽而陰或剛而柔或當位或不當位或可或不可以六爻發揮其義隨所在而通之在卦為全在爻則為旁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程子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物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徳也

程子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徳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徳也寛居仁行脩業也

朱子曰葢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徳再言君徳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子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

於天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處順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程子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無咎也

朱子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愚曰三四俱不中三猶在人危惕而免四離乎人而未至乎天故設或以疑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夫天下皆知憂為心累而不知憂所當憂則憂為心用天下皆知疑為心賊而不知疑所當疑則疑為心功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無憂乎天下皆疑吾獨無疑乎此之謂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程子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子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

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程子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

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朱子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

愚曰知進而進進正也知退而退退亦正也知存而守之知亡而違之則無亡也知得而取之知喪而捨之則無喪也再言其唯聖人乎謂非餘人所

能至或言大人或言聖人初無二也大人主有位而言聖則化矣故於知進退存亡言之也乾六位而致用之位四初勿用上無位也致用之位四而中正之位二三危四疑也中正之位二而至尊之位一曰五而已五位既尊龍德斯盛由是言之聖人雖無心於位而位豈亦無補於聖人哉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總論曰文王以卦詞發揮乾之四德不過四字而

已周公以爻詞發明處乾之道不過六十二字而已而夫子之作為彖象文言以釋之者反復變化無慮數百言彖之釋四德者一文言之釋四德者凡二或以天德言或以人事言象之釋六爻者一文言之釋六爻者凡四或以位言或以氣言或以物言或以人言何其纖且悉如此葢乾无所不包者也故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金為玉為寒為冰

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天盡乾則乾囿於天矣以人盡乾則乾局於人矣以地與物盡乾則乾膠於地與物矣不分精粗一衮說了非聖人冒襟廣大與乾為一則何以能體出乾道之大哉雖然六位者乾之終始也而大明之者聖人也六爻者乾之情也而發揮之者聖人也六龍者六爻之變化而時乘之者聖人也蓋龍陽物而變化者聖人時乘之用變化不一所以有取於龍

之潛見躍飛也以舜言之在側陋者潛也陶漁者見也納于大麓者飛也倦勤而知退者不亢也以夫子言之為魯司寇見龍也獲麟絶筆亢龍也出類拔萃者首出庶物也著書立言澤及萬世者萬國咸寧也聖人雖有在上在下之不同而乘時以處乾則一而已易以六爻文乾之道聖人以時乘而盡處乾之變時龍在乾乘御在聖人故象之所釋者皆以人事當之而文言又設二章明用九之

天則而詳於乾之六爻淵矣哉大抵乾之一卦以天德明聖人之事精粗一原顯微無間論六爻而不及四德之妙則無以見天德之寓於人論四德而不及六爻之變則無以見人事之象於乾四德者六爻之大造化也六爻者四德之大運用也合文王夫子之言而求之則可見矣雖然先儒言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焉則學者果無與於乾耶非也乾有大

人之事有聖人之事有君子之事非君子之外別有大人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君子進而為大人矣非大人之外別有聖人也大而化之之謂聖則大人化而為聖人矣象不云乎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自強而不息則大矣文言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則乾大豈獨大人聖人能之而學者不能乎然非自強不息則無以行此四德非行此四德則无以純乎乾而臻大而化之之域堯兢兢舜

業業禹孜孜湯檢身若不及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夫子不厭不倦此聖人自强不息也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子路惟恐有聞子貢何敢望回子思行之弗篤弗措孟子願學孔子此學者自强不息也自强不息非中庸至誠孰能當之故嘗以為中庸之書自乾卦而出者也何以知之乾之九二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非中庸之所以得名乎一篇之中皆與乾合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乾龍之潛也見而民莫不敬
乾龍之見也大德者必得其位乾龍之飛也戒謹
恐懼非乾乾乎其則不遠非天則之不亢乎君子
而時中則龍德之正中也君子誠之為貴則龍德
之閑邪存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自至誠至於配天皆
不息之功用也然則體乾之德當自中庸始體乾

之自强不息當自中庸之至誠無息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一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

元　趙采　撰

䷁ 坤下坤上

朱子曰一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厚也陰之性也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以柔順為正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

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朱子曰牝馬順而健行者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貞則吉也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貞而不利於剛健之貞利是箇虛字　又曰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愚按伊川於元亨利絕句朱文公則把利字連牝

馬謂利於牝馬之貞今從之乾為馬坤變之為牝馬牝馬性柔順而健行坤性雖順而實健使其不健如何配得天葢天運無一息而停坤之順動亦無一息而停以應之乾之所施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健安能至此只是健亦順而已君子有攸往往求用也坤臣道也臣之為道可行於相信之時不可求合於未知之日往而為先所嚮必迷後其君而為之應得其所主乃為利矣此伊尹三聘後往

所以得湯孔明三顧後往所以得玄德程朱二先生皆以主利言是不攷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也西南陰方坤之三女位焉曰兌離巽皆陰類也東北陽方乾之三子位焉曰震坎艮皆陽類也以陰從陰雖得其朋類然兌以說之巽以入之離以麗之或有時而陷於邪而不自治也以陰從陽雖離喪其朋類然震動艮止坎剛中以濟之雖有失而必復正所以安於貞則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也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資乾以始時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便亨生是

生物即乾之所始者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為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夫有乾行

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
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朱子曰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
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
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
占如下文所云也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
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
是他健後如何配乾但是健得順坤以簡能坤是省

事更無勞擾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則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愚曰乾坤皆根於太極故坤亦曰元物資乾之元以有氣資坤之元以有形乾坤相錯坤六爻一二五乾也故坤依乾而行乾健也坤以順而承之乾生物也坤以厚而載之乾無疆也坤則合乾之無疆者也含者坤之靜翕弘者坤之動闢也光大者爻中備坎離坎月離日光大也牝馬以柔伏人而

行地無疆猶地以柔順承天而無疆也故曰牝馬地類君子體坤則必柔順而且利於固守其正何者坤中有乾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子曰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

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無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無疆蓋不同也德合無疆天之不已也應地無疆地之無窮也行地無疆馬之健行也

朱子曰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言終乃有慶也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欲動

而不得動之意剛則動動便動柔躁不能固守所以説

安貞吉

愚曰陽以奇為正陰以耦為正一三五於坤為不正陽為先陰為後一三五居先故曰先迷失坤之道也二順初四順三六順五坤以承乾為正二四六居後而順乾得坤道之常也女惑男為蠱男下女為咸可類推也坤三女位西南陰方也乾三男位東北陽方也入西南則以陰從陰與朋類而偕

行也入東北則以陰從陽雖喪朋而終有慶也二女同居成睽水火交雜成濟可類推也坤以順正為吉君子體坤之順亦以固守其正為安亦猶坤之順應於乾之健而無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程子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初六

朱子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

履霜堅冰至

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則至於盛也

朱子曰霜陰氣所凝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葢所以賛化育而叅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

可見於象中矣 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葢言慎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程子曰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朱子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愚按初六一爻以姤卦言為五月以剝卦言為九

月但魏志作初六履霜似主剝卦言盖九月坤交於乾曰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若以為五月則豈惟无霜冰露亦未凝先儒以為見微則履霜而知馴致堅冰亦見微也宇宙間相為代謝者陰陽而已世道中相為盛衰者君子小人而已然聖人愛君子而憂小人故於乾坤之初均致其戒乾則養之以勿用慮其輕試也坤則儆之以履霜憂其馴致也君子可直告小人則不然告其輕用小

人非告小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二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無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朱子曰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無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問坤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至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於

不習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問者曰然不習無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　問坤六二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又曰伊川之卦爻象應看來不相應底多且如乾卦如

其說時二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
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
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愚曰象易聖人恐後世見此爻純陰便謂坤隤然
至靜而已故於此爻象辭曰六二之動於文言曰
坤至柔而動也剛說卦乾為直今六二動而為乾

所以言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坎為內光光大也程傳以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朱子曰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

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
半動半靜之卦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愚曰坤純陰之卦也而文安從生曰初與三陽位
以陰居陽則必變變則成離所以言章也又三以
陰居陽位陰陽相錯而文生焉然坤德靜翕故曰
含章而曰含以其美歸之君人臣體坤柔之正也
或云者不為必然之辭也雖從王事猶不敢專地
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邵子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

陰効其法而終其勞是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子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

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

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

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

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

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

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或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程子曰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無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無譽矣

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

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葢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程子曰能慎如此則無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

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
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辯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
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
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
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
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
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
位非常之變也

朱子曰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缺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

以見占法矣　六五黃裳元吉這都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做他這柔順底道理每處隨他陰陽各自有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邊來

愚曰乾之中正在五二其變也坤之中正在二五其變也五君位而臣居之變莫大焉君子之不幸也然居位有道體中而已黃者中之色裳者下

之飾如是則歷變而不變不失其本初至善之吉

元始也善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程子曰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

為元吉

愚曰象易聖人又得其心曰凡君子所以能體中

居下以其中有文德之所致也昔者周公其人與

若夫中無文德外掩神器其不簒竊者幾希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程子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朱子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子曰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愚曰坤爻在外故曰野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陽窮陰薄陽所以戰也說卦云戰于乾是已然聖人於上六不曰陰戰而曰龍戰以陽為主也血者陰之類也戰稱龍傷稱血扶陽抑陰之義可見然玄黄相雜則陽亦不能不傷也

用六利永貞

朱子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

變者其占如此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愚曰用六是坤六爻變為乾却不做得乾只利永貞止得乾之利貞而已足見坤不可以敵乾陰不可以敵陽小人不可以敵君子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

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愚曰坤爻三陰一變為震震動則剛矣不動不可以化故含萬物而化光者坤之動也惟動故光生其間若專一於靜則光無所從發矣繫辭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是坤之承乾雖欲不動勢不得止也故曰動言乎變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
也
愚曰天下之事皆起於積為善有慶善積而慶有
餘為惡有禍惡積而禍有餘欲絶其禍於有餘之
後當辯其理於未積之初臣弒君子弒父天下之
酷禍也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言
順也順者如水之就下勢所必至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又曰直方大是坤六二

之三德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人體之之事猶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而文言又以君子體仁以下之事明之也

愚曰敬是義之體義是敬之用敬義夾立如車兩輪德何有於偏孤哉此之謂直方大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

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愚曰凡坤之道皆當以弗敢成為正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特代上以終之耳不敢有其功也若敢則喪其所以為三者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程子曰四居上近君而無相得之義故為隔絕之象

天地交感則變化草木蕃盛君子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無令譽可得無咎言當謹自守也

愚曰坤三成否故有此象易曰括囊蓋言謹密以避禍或曰四近君之位其言隱者何曰隱有三有心迹俱隱者是謂隱以遯世乾初是也有心隱而迹不隱者是謂隱以避禍坤四是也有迹隱而心不隱者之人也非要君則賣名耳後世之山人處

士是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程子曰黄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美之至盛也

愚曰黄中通理者中有文德又貫通義理識盛衰倚伏者也正位居體者六爻九正位也五雖正位

而能居人臣之體處變而不失正者也夫為上有為上之體為下有為下之體如手足頭目豈容倒置哉周公攝政未幾復辟恭敬如有所畏此居人臣之體者也美在其中釋黃中暢於四支釋居體凡有所事之謂事事成而可世守者之謂業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見於事業者又四體之餘使君子中无是美安能暢於四肢又發為事業

之美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無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無傷故

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朱子曰疑謂鈞敵而無小大之差也坤雖無陽然陽未嘗無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愚曰坤至上爻則陰窮矣窮則必變變則為乾乾陽也故稱疑於陽疑其將變而為乾也變則必戰故說卦曰戰于乾聖人至此爻雖惡其純陰而無陽又幸其將變而為乾也故稱龍馬然其質尚是

陰故稱血血陰也聖人又幸陰之重有所傷矣然
玄黄相雜聖人又不能不慮陽之亦有所傷也大
抵陰與陽不同陰易進而難退須是攻擊剗治大
賢用力方可除去而所以用力者亦不能不憊國
[illegible]家之邪柔心之邪僻莫不皆然君子可不
鑒戰野之傷戒履霜之漸深防痛治而遠絶之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